

美又“毁约退群”破坏军控体系

■杨 淳

11月2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引发舆论关注和各方不满。日本《产经新闻》担忧地指出，美国接连三退出军控条约，不可避免地会给全球核管理体系带来恶劣影响。

美方任性退约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其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以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军事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部分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今年5月21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5月22日，美国务院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定，表示除非俄方重新履行这一条约，否则美方将于6个月后正式退约。

此后，俄罗斯多次表示，美方的指责没有根据，美方就继续履行《开放天空条约》提出的条件“绝对不可接受”。法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外长也曾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有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表示遗憾，称会继续履行条约，条约本身也将继续有效。

近几个月来，俄方多次呼吁就《开放天空条约》举行平等对话，但美方始终未予积极回应。10月22日，俄总统普京指出，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又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又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这种不断单方面毁约的做法将威胁欧洲的安全。

11月22日，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退出自11月22日起生效，美方不再是《开放天空条约》的缔约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同日发表推文称：“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那些有损美国国家安全、有利于敌对势力且落后于时代的条约和国际协议。”



俄军战斗机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专机护航

多方表示不满

对于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做法，国际社会普遍表示遗憾和担忧。俄外交部在美退约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既不利于欧洲安全，也不利于美国自身及其盟友的安全；俄方希望《开放天空条约》现有成员国能够严格履行职责，保证其领土接受侦察并且不向非成员国的第三方国家移交其侦察飞行的相关资料；俄方正在观察条约其他成员国的言行是否一致，并将在俄及盟友的安全利益基础上作出适当决定。

同日，俄联邦委员会（上议院）议员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在社交网站上称，俄将无法保证不让条约成员国获取的情报落入美国之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侦察资料将立马转交给美方”。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11月22日紧急表态称对美国退约感到遗憾，同时德国

将继续履约，在条约内的角色不变。马斯指出，德方一直认为该条约是管控武器的重要措施，能够增进互信，维持北半球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稳定。

英国外交部表示，将恪守《开放天空条约》。其认为，该条约通过军事领域的透明度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为欧洲大西洋安全利益服务。

有损地区安全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一系列多边协定。此次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是其固守冷战思维、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背弃国际承诺的又一表现。不仅不利于维持地区国家间的军事互信和透明度，还将有损地区安全稳定，并给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带来消极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国重返《开放

天空条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这需要参议院再次批准，而参议院仍由共和党控制。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在退出军控方面的条约后是不会返回的。

此外，虽然俄方希望《开放天空条约》现有成员国能够严格履行其职责，但外界普遍认为，并非所有美国的盟国都能满足俄方要求，一些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欧洲国家，可能表面上不退出，实际已消极履行义务，或将俄罗斯的相关信息泄露给美国。为此，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1月24日表示，莫斯科不排除在美国之后也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可能。如此一来，《开放天空条约》或将成为历史。

可以预见，频繁“毁约退群”的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将对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动辄退约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态度和做法，国际舆论认为，美方应认真对待俄罗斯等缔约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美军机暴露超低战备率问题

■吴治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政府问责局11月19日发布一份有关美军用飞机任务能力率的报告。报告指出，2011财年至2019财年，在美军现役46型军用飞机中，只有3型达到战备要求，绝大多数机型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任务能力率总体下降

美“防务快讯”网站称，报告显示，自2011财年以来，列入统计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平均任务能力率有所下降，陆军飞机和直升机的平均任务能力率略有上升，美军用飞机的任务能力率（战备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具体而言，在46型现役军用飞机中，只有美空军UH-1N直升机、美海军EP-3E电子侦察机和E-6B“水星”末日飞机的任

务能力率达标。导致任务能力率总体下降的原因，包括飞机老化、维护成本和备件供应问题等。

另据介绍，美政府问责局此次统计的是不同机型的年度任务能力率，而非全任务能力率。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当飞机能够执行至少一项指定任务而不是所有任务时，它被认为具有任务能力，全任务能力率则是指具备执行所有任务的能力。

此外，报告提及美军用飞机的维护成本和维修费用。比如，美空军的小众机型E-8C空地监视飞机（仅16架，改装自二手的波音707飞机）于1991年服役，每架每年维护费用为1.07亿美元。E-4B“守护者”末日飞机作为更小众的机型，于1985年服役，每架每年花费超过1.27亿美元，甚至超过饱受诟病的“维护密集型”B-2隐身轰炸机（每架每年花费

约4000万至5000万美元）。美空军E-3“哨兵”预警机维护成本也很高，每架每年运营和维护成本约6000万美元。

仅一款机型得满分

报告指出，在列入统计的美军用飞机中，仅美空军UH-1N直升机拿到满分，每年都达到其任务能力率目标。该机主要负责“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日常警戒和巡逻任务。不过，2018年，美空军已选定MH-139A作为UH-1N直升机的继任者，理由是可用性和维护问题。另一型美海军EP-3E电子侦察机，在9年中有7年达到任务能力率目标。上述两种机型评级为绿色，但它们数量有限，仅占美军用飞机的一小部分。

E-6B“水星”末日飞机和F-15E战斗机被评为橙色。前者在美国的核威慑架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拥有专门设备，可与“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控制中心和水下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通信。该机在9年中有5年符合要求。F-15E战斗机是美空军在全球实战中需求最大的平台之一，其在9年中有4年达到任务能力率要求，超过50%的时间接近其年度任务能力目标。

24型飞机从未达标

报告称，美军用飞机中有24型从未达到其任务能力率目标。比如，美空军被过度使用的B-1B轰炸机和复杂的F-22战斗机，这两型战机近年来因战备率极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F/A-18C/D、F/A-18E/F战斗机的情况类似。美海军陆战队及空军V-22倾转旋翼机的低任务能力率更是众所周知。此外，自2011财年以来，美空军F-16战斗机中队一直未达到年度任务能力率目标。美陆军3型主要直升机——AH-64、UH-60和CH-47，近十年来没有一次达标。

报告的多个案例显示，新机型的任务能力率普遍比旧机型差。而且，新旧机型同样面临维护成本高的问题，尤其在操作和维护日益复杂的高端现代战斗机时，工作量巨大。

美国媒体称，未来美国防预算很可能停止增加，美政府问责局的这份报告，有助于了解各机型的战备率情况，并敦促各军种完成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公布的调查报告统计范围仅限于2011财年至2019财年，今年以来美军多型主力战机发生事故，从F-16战斗机到F-22战斗机无一幸免。美军用飞机暴露超低战备率问题，主要因其发展难以满足美军军事扩张野心，本质上是自作自受。



美UH-1N直升机

据俄军《红星报》网站报道，11月23日，俄联邦武装力量战略火箭部队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2020年度军事训练等工作进行复盘总结。该部队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在会上宣布，到今年年底，随着换装工作顺利完成，俄战略火箭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将达81%，其核遏制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卡拉卡耶夫强调，俄战略火箭部队优先换装的战略导弹系统，既有机动式，也有固定式。按照俄国防部规划，到2024年，俄战略火箭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将达100%。届时，苏联时期生产的导弹系统将全部退役。

俄军事专家指出，战略火箭部队系俄“三位一体”核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了俄战略核力量60%以上的武器和弹药。目前，该部队仍装备苏联时期的R-36M、UR-100N和“白杨”洲际弹道导弹，正有计划地换装“白杨-M”“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去年12月，首个装备“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的导弹团开始执行战斗值班任务。今年8月19日，卡拉卡耶夫宣布：“近期，所有导弹团都将逐步换装‘亚尔斯’‘先锋’‘萨尔马特’新式导弹系统，并逐步完善作战和后勤保障体系。”

随着新式战略导弹系统不断列装，俄战略火箭部队在举行首长司令部演习期间，各导弹团遂行任务时均需充分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现代化武器、军事技术和特种装备的效能。比如，在年终考核期间，部署在俄最东边且全部换装“亚尔斯”导弹系统的导弹团接受检验。驻伊尔库茨克导弹团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时，重点检查装备地面机动式导弹系统的导弹团能否快速机动至指定地点等，并演练执行各类保障任务。

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今年以来，俄战略火箭部队的训练水平显著提升。卡拉卡耶夫向年度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颁发了流动红旗和奖杯。其中，弗

拉季米尔导弹团被评为全俄战略火箭部队中最优秀的部队；在装备地面机动式导弹系统的导弹团中，新西伯利亚导弹团的各项训练指标评分最高；在装备固定式导弹系统执行战斗值班任务的导弹团中，乌茹尔导弹团的训练成绩拔得头筹。



“白杨”洲际弹道导弹

土耳其与北约渐行渐远

■陈冠宇

据俄塔社11月23日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当天召开欧盟、意大利和德国的使馆人员，抗议德国军舰“汉堡”号在欧盟组织的地中海军事行动中对其商船进行非法拦截搜查。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多个地缘政治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警告称，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正达到一个“分水岭时刻”，他认为欧美下个月可能对土耳其实施新的制裁。

美“国家利益”网站11月19日也刊文称，当前北约不仅要应对战略方向上的挑战，更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平衡各成员国的多元需求。土耳其已成为影响该问题解决的一大变量。

文章称，今年6月，法国一艘护卫舰在地中海执行任务时突然遭到土耳其军舰的危险拦截，双方一度发生紧张对峙。这印证了北约内部早已不再团结。10月，希腊和土耳其在争议的东地中海海域发生冲突，北约却无法进行有效调停。近期，土耳其公开支持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立场，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这一做法使得土耳其与北约要求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吁产生矛盾。而且，过去5年，出于对叙利亚政策、土俄关系、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雄心勃勃、美国起诉土耳其一家国有银行等原因，土耳其和美国这对北约盟友长达数十年的伙伴关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动荡。

分析人士指出，在北约内部，由土耳其带来的紧张局势升级，已令各成员国对土耳其的自主性政策和咄咄逼

人姿态感到不满，且土耳其不愿在采取行动前与北约其他成员国进行协商。在此背景下，北约的内部分裂将不断持续。

一方面，北约的政策凝聚力正在下降。北约依靠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运作，每一项重大决定都体现了所有成员国的决心意志，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反对，都可能阻碍关键政策的推行。去年，土耳其在北约伦敦峰会前，曾威胁要否决北约保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计划，除非北约支持土耳其在叙利亚打击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多年来，土耳其还一直否决奥地利对北约项目的参与，以回应该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立场。类似问题令北约内部的合作愈发困难。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政策自主性逐渐增强。随着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土耳其认为，只有通过自主行动才能获得保障，而不是依靠可疑和分裂的西方联盟。欧洲国家对埃尔多安行政权力集中的批评，使得土耳其对于政策自主性的坚持日益强烈。此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抽离，与土耳其共同利益缩减，也导致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兼顾北约目标的空间越来越小。

值得一提的是，拟于12月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将讨论欧盟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可能会对土耳其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美国新政府可能对北约内部的团结问题施加影响，土耳其和北约多国的关系走向值得进一步关注。